

敖鲁古雅

敖鲁古雅风情

刘云山



敖鲁古雅的鄂温克族是中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少数民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鄂温克猎民仍然保持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生活方式，吃兽肉，穿兽皮，住的是冬不防寒、夏不避雨的「撮罗子」，以驯养驯鹿为生。

文
學
下
編

文
學
下
編

敖魯古雅

敖魯古雅
风情

刘云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敖鲁古雅风情 / 刘云山著; 一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9 (2010.5 第二版)
ISBN 978-7-204-09186-7

I. 敖…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205 号

敖鲁古雅风情 刘云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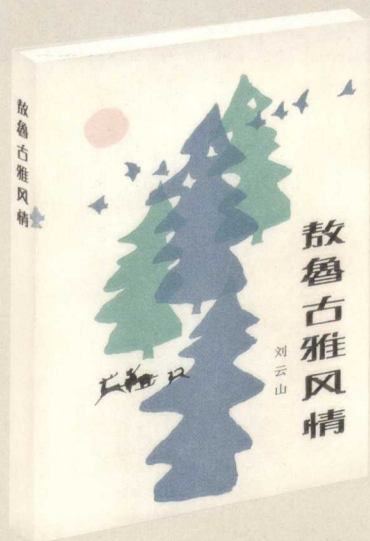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王东生
图片摄影 杨慎和
装帧设计 赵洁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75
版 次 1984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186-7/Z·850
定 价 5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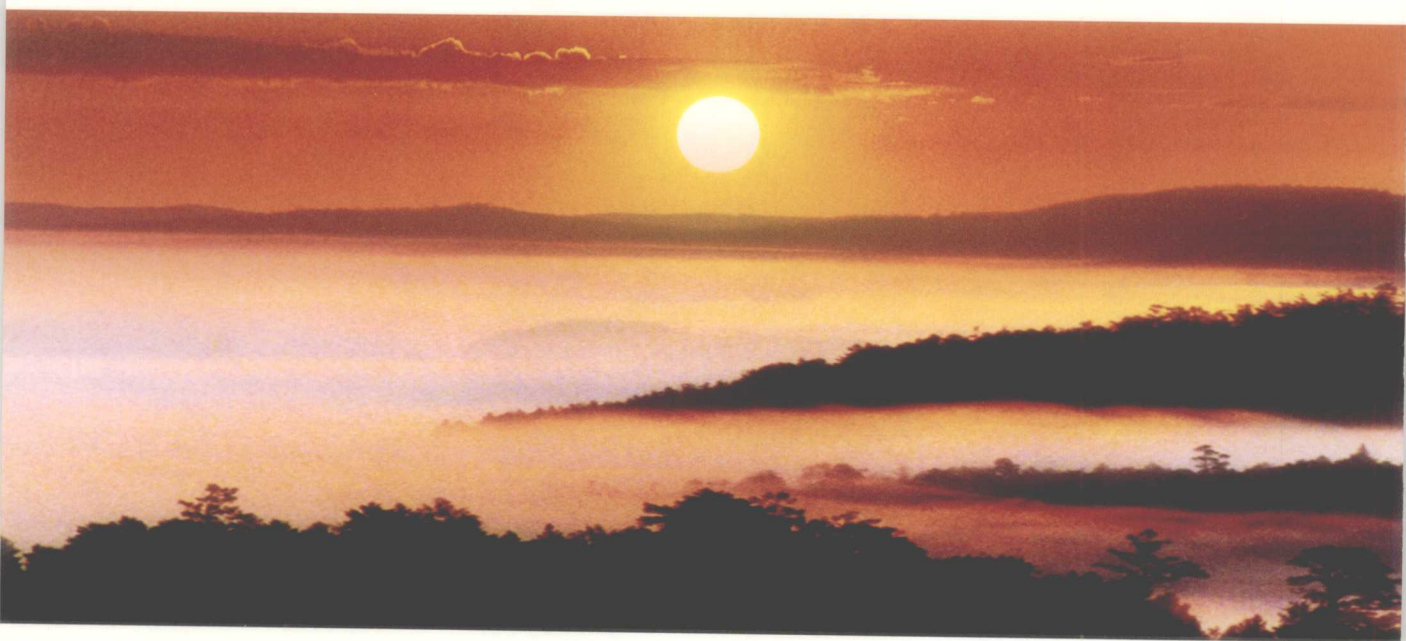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4971562 (0471)4971659

敖鲁古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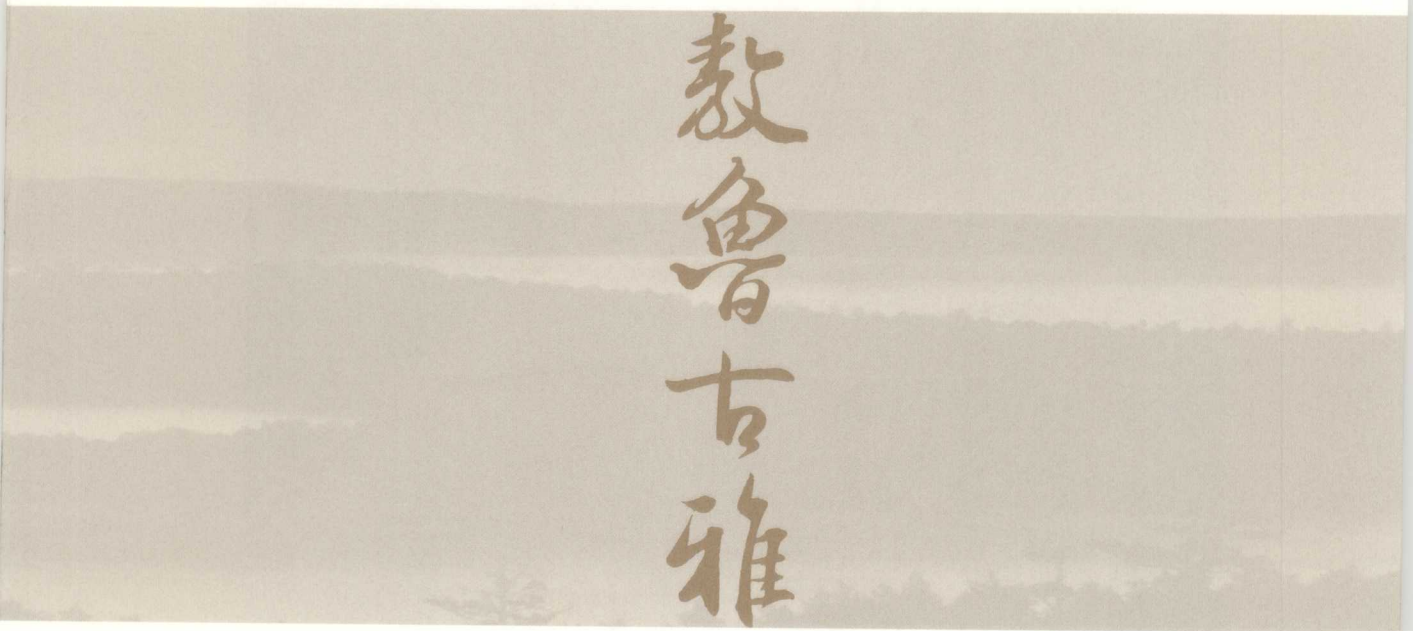
敖鲁古雅风情
刘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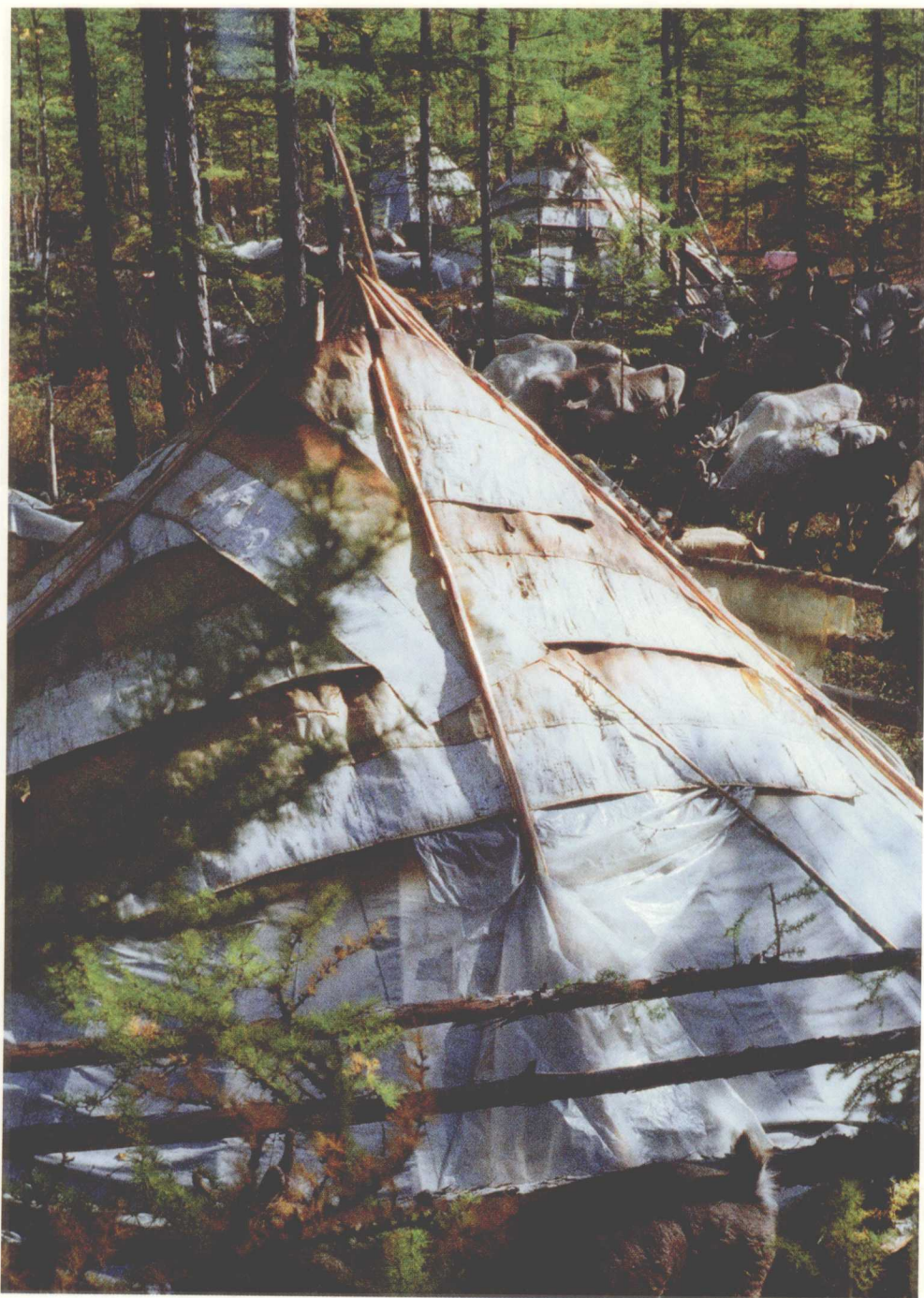
1984年版 《敖鲁古雅风情》



兴安日出



教魯古雅



鄂温克族猎民在原始森林里狩猎期间的住房——“撮罗子”。

1981年秋，作者作为新华社记者敖鲁古雅采访，与鄂温克猎民促膝交谈。▶





驯鹿体高个大、性情十分温顺且身体灵活，适合林间穿行，能驮动一百五六十斤东西。猎民出猎时靠它驮运猎物，转场时妇女和小孩靠它乘骑。孩子们骑在它背上玩耍也十分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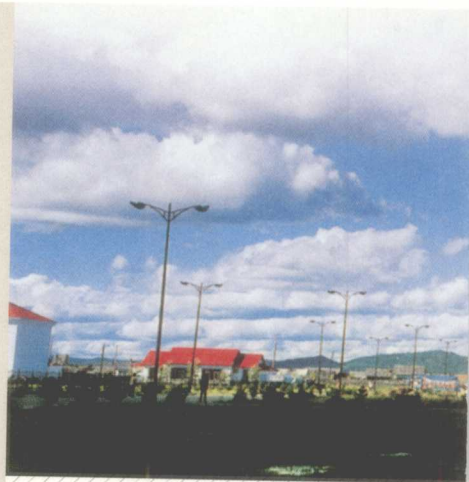
1981年秋，作者（中）同当年一起去猎乡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杨慎和（左）、《内蒙古画报》记者方正（右）在林间。



驯鹿奶是很好的饮料，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猎民妇女每天一大早就开始了紧张的挤奶劳动。

教
魯
古
雅

再
版
前
言





猎乡新貌 郭伟忠摄

前不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东生写信来，说要再版我八十年代初写的一本小册子《敖鲁古雅风情》，征求我的意见。说来也巧，也就是半年前，以创作演唱“吉祥三宝”而一炮走红全国的鄂温克旗歌手布仁巴雅尔，也曾给我来信，说他到敖鲁古雅采风，想创作一台反映鄂温克猎



驯鹿

民生产生活的歌舞，在查找有关参考资料时得知我曾经写过一本专门介绍鄂温克猎民风土人情的书，可他在内蒙古四处寻找都未如愿，最后还是在国家图书馆的版本库中找到一本样书，他说这是他见到的迄今为止介绍鄂温克猎民情况最翔实的资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建议能再版重印。

说真的，三十年前的一本很不起眼的小书，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淡忘。不过，他们的提议倒勾起我一段难忘的回忆。

那是一九八一年的秋天，我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做记者。那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刚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到处生机盎然。为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和了解民族地区的工作，搞清全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的现状，我接受了关于鄂温克猎民情况的调研任务。鄂温克猎民是鄂温克族的一部分，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处，以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总共只有一百多人。解放以后政府专门成立了敖鲁古雅鄂温克自治

乡，隶属于呼伦贝尔盟的额尔古纳左旗。

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从呼和浩特到那里，要坐火车绕道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天后在大兴安岭上的牙克石换乘森林小火车，又要足足一天的时间才可到达。

九月初正是大兴安岭最好的季节，猎民们都进山放鹿采秋去了，乡政府所在地的敖鲁古雅定居点静悄悄的看不到人。乡里两位乡长亲自出马带我们进了密林深处的狩猎点。常年居住生活在深山老林的鄂温克猎民十分好客，只要山外来一个客人，就成了山林里的大新闻，散居在四处狩猎点上的猎民都会聚集在一起欢迎客人。

进了山自然就要和猎民们同吃同住，当然也少不了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但更多的时间是跟猎民们交流，听他们介绍情况。几天下来，我们和猎民们便打得火热，他们有什么心窝子里的话都愿意往外掏。从鄂温克民族的历史讲到大兴安岭的风物，从当时的生产生活讲到对未来的

//// //// //// //// //// 今日猎乡 郭伟忠摄



希望憧憬，从风俗习惯讲到衣食住行……凡是能想到的几乎无所不及无所不谈。

我把采访来的主要素材，写成一组反映敖鲁古雅猎民生产生活现状的调查报告刊登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受到有关方面和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的重视，猎民们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很快便得到解决。而采访中的一些“边角下料”则加工成十几篇小文章，陆续发表在一些报刊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黄彦看到这些文章说有点意思，后来经他提议，就汇集在一起冠以《敖鲁古雅风情》的书名出版了。

在敖鲁古雅的时间短暂，但那里迷人的森林风光，奇特的民族风俗，特别是那些纯朴可爱的鄂温克猎民让人难以忘怀。好几位鄂温克青年后来都成了我们要好的朋友。副乡长海青和果士克，他们都有机会出门，每次到呼和浩特开会办事，免不了要带些森林里的土特产，当然也免不了到我家里喝上一杯。可惜的是，后来听说果士克得了急病，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果士克是鄂温克猎民中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于长春汽车学院，本来可以留在大城市工作，可他怀着一腔建设家乡，振兴民族的热情和理想回到了敖鲁古雅。在我的印象中果士克是一个充满激情、十分聪明的年轻人，他本来可以为家乡的发展，为鄂温克民族的振兴贡献他的才华和智慧，无奈英年早逝，真是令人惋惜。



猎乡交通已经四通八达。//////

还有一件令人惋惜和难过的事。我在书中专门写到一位很有绘画天赋的小姑娘柳芭。在我们离开教鲁古雅的第二年，柳芭被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录取。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的一家出版社做美术编辑。记得我在呼和浩特工作的时候还见过她，正是花季时节的姑娘，对未来对艺术充满憧憬和希望。只是感到对城市生活依然不很习惯。前几年，偶然从新闻媒体得知，柳芭后来还是又回到了她所熟悉钟爱的家乡，在一次野外写生时不慎落入贝尔茨河而遇难了。又是英年早逝，一位很有前途的青年，还没来得及充分施展，她的艺术才华连同她心中的理想就被贝尔茨河的激流